

肯為朕進取然亦發興州興元米數萬斛以饋之
戊子思謙進屯無以關遣馬步使高彥儔眉州刺史
申貴擊漢箭苦安都寨破之庚寅思謙敗漢兵於
玉女潭漢兵退屯寶雞思謙進屯模壁韓保貞出
新關壬辰軍于隴州神前漢兵不出保貞亦不敢
進趙暉告急於郭威威自往赴之時李守貞遣副
使周光遜裨將王繼勳聶知遇守城西威戒白文
珂劉詞曰賊苟不能突圍終為我擒萬一得出則
吾不得復留於此成敗之機於是乎在賊之驍銳
盡在城西我去必來突圍爾曹謹備之威至華州
聞蜀兵食盡引去威乃還韓保貞聞安思謙去亦

退保弓川寨

隱帝乾祐二年春正月郭威將至河中白文珂出迎之戊申夜李守貞遣王繼勳等引精兵千餘人循河而南襲漢柵坎岸而登遂入之縱火大譟軍中狼狽不知所爲劉詞神色自若下令曰小盜不足驚也帥衆擊之客省使閻晉卿曰賊甲皆黃紙爲火所照易辨耳衆無鬪志何裨將李韜曰安有無事食君祿有急不死鬪者邪援稍先進衆從之河中兵退走死者七百人繼勳重傷僅以身免已酉郭威至劉詞迎馬首請罪威厚賞之曰吾所愛正在於此微足健鬪幾爲虜咄然虜伎殫於此

李晉卿忻州人也守貞之欲攻河西柵也先遣人出酤酒於村墅或貰與之責其直邏騎多醉由是河中兵得潛行入寨繼勳不守郭威乃下令將士非鴛宴無得私飲愛將李審晨飲少酒威怒曰汝爲吾帳下首違軍令何以齊衆立斬以恟詔以靜州隸定難軍二月辛未李彝殷上表謝彝殷以中原多故有輕傲之志每藩鎮有叛者常陰助之邀其重賂朝廷知其事亦以恩澤羈縻之夏

四月河中城中食且盡民餓死者什五六癸卯李守貞出兵五千餘人齊梯橋分五道以攻長圍之西北隅郭威遣都監吳虔裕引兵橫擊之河中兵

敗走殺傷大半奪其攻具五月丙午守貞復出兵
又敗之擒其將魏延朗鄭賓王子周光遜王繼勳
聶知遇帥其衆千餘人來降守貞將士降者相繼
咸棄其離散庚申督諸軍自道攻之 趙思綰好
食人所嘗面剖而膾之膾盡人猶未死又好以酒
吞人膽謂人曰吞此千枚則膽無敵矣及長安城
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爲軍糧日計數而給之每搗
軍輒屠數百人如千豕法思綰計窮不知所出郭
從義使人誘之初思綰少時求爲左驍衛上將軍
致仕李肅僕肅不納曰是人目亂而語誕它日必
爲叛臣肅妻張氏全義之女也曰君今拒之後且

爲患乃厚以金帛退之及思綰據長安肅閑居在
城中思綰邀就見之拜伏如故禮肅曰是子亟來
且汙我欲自殺妻曰曷若勸之歸國會思綰自
全之計肅乃與判官狂讓能說思綰曰公本與國
家無嫌但懼罪耳今國家三道用兵俱未有功若
以此時翻然改圖朝廷必喜自可不失富貴孰與
坐而待斃乎思綰從之遣使詣闕請降乙丑以思
綰爲華州留後都指揮使常彥卿爲虢州刺史令
便道之官 秋七月甲辰趙思綰釋甲出城受
詔郭從義以兵守其南門復遣還城思綰求其牙
兵及鎧仗從義亦給之思綰遷延收斂財賄三改

行期從義等疑之密白郭威請圖之威許之壬子
從義與都監南院宣徽使王峻按轡入城處于府
舍召思紹酌別因執之并常彥卿及其父兄部曲
三百人皆斬於市 甲寅郭威攻河中克其外郭
李守貞收餘衆退保子城諸將請急攻之威曰夫
鳥窮則啄況一軍乎涸水取魚安用急為壬戌李
守貞與妻及子崇勳等自焚威入城獲其子崇玉
等乃所署宰相靖姦孫愿樞密使劉茂國師摠倫
等送六梁礫於市徵趙脩己為翰林天文威閱守
貞文書得朝廷權臣及藩鎮與守貞交通書詞意
悖逆欲奏之祕書郎榆次王溥諫曰魑魅乘夜爭

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以威從之 乙
辰加永興節度使郭從義同平章事徙鎮國節度
使扈彥珂為護國節度使以河中行營馬步都虞
候劉詞為鎮國節度使 八月戊戌郭威至大
梁入見帝勞之賜金帛衣服玉帶鞍馬辭曰臣受
命期年僅克一城何功之有且臣將兵在外凡鎮
安京師供億所須使兵食不乏皆諸大臣居中者
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賞之又議加鎮方
鎮辭曰揚邠位在臣上未有茅土且帷幄之臣不
可以弘肇為比九月壬寅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
司侍衛使九人與威如一帝欲特賞威辭曰運籌

建書出於廟堂發兵饋糧資於藩鎮暴露戰鬪在於將士而功獨歸臣臣何以堪之乙巳加威兼侍中史弘肇兼中書令辛亥加實貞固司徒蘇逢吉司空蘇禹珪左僕射楊承和右僕射諸大臣議以朝廷執政溥加恩恐藩鎮缺望乙卯加天雄節度使高行周守太師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守太傅兼平節度使符彥卿守太保河東節度使劉崇兼中書令己未加忠武節度使劉信天平節度使慕容彥超平盧節度使僅劉銖並兼侍中辛酉加朔方節度使馮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兼中書令冬十月壬申加義武節度使孫方簡武寧節度使劉贊

同平章事壬午加吳越王弘俶尚書令楚王希範太尉丙戌加荆南節度使高保勣兼侍中議者以郭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信為美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人立功而置及天下不亦濫乎 初邢州人周

璨為諸衛將軍罷秩無依從王景崇西征景崇叛遂為謀主 趙暉急攻鳳翔周璨謂王景崇曰公鄰與蒲雍相表裏今二鎮已平蜀兒不足恃不如降也景崇曰善吾更思之後數日外攻轉急景崇謂其黨曰事窮矣吾欲為急計乃謂其將公孫釐張思練曰趙暉精兵多在城北來日五鼓前爾二人燒城東門詐降勿令寇入吾與周璨以牙兵出

北門突暉軍終無成而死猶勝束手皆曰善矣已
未明輦思練燒東門請降府牙火亦發二將遣人
誦之景崇已與家人自焚矣璨亦降

郭威篡漢 劉昞據河東附

後漢高祖乾祐元年帝自魏王承訓卒悲痛過甚
春正月甲子始不豫 丁丑帝大漸召蘇逢吉楊
邠史弘肇耶威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
卿輩是日帝殂 二月辛巳朔立皇太子左衛大
將軍大內都點檢承祐為周王同平章事 丁亥
尊皇后曰皇太后 宣遺制令周王即皇帝
位 蘇逢吉等為相多遷補官吏楊邠以為虛費

國用所奏多抑之逢吉等不悅三月中書侍郎兼
戶部尚書同平章事李濤上疏言今關西紛擾外
禦為急二樞密皆佐命功臣官雖貴而家未富宜
授以要害大鎮樞機之務在陛下目前易以裁決
逢吉禹珪自先帝時任事皆可委也楊邠郭威聞
之見太后泣訴稱臣等從先帝起艱難中今天子
取人言欲棄之於外況關西方有事臣等何忍自
取安逸不顧社稷若臣等必不任職乞留過山陵
太后怒以讓帝曰國家勤舊之臣奈何聽人言而
逐之帝曰此宰相所言也因詰責宰相濤曰此疏
臣獨為之它人無預丁丑罷濤政事勒歸私第

夏四月帝與左右謀以太后怒李濤離間欲更
進用二樞密以明非帝意左右亦疾二蘇之專欲
奪其權共勸之壬午制以樞密使楊邠爲中書侍郎
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以副樞密
使郭威爲樞密使又加三司使王章同平章事凡
中書除官諸司奏事帝皆委邠斟酌自是三相拱
手政事盡決於邠事有未更邠所可否者莫敢施
行遂成凝滯三相每進擬用人苟不出邠意雖簿
尉亦不之與邠素不喜書生常言國家府庫實甲
兵彊乃爲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既恨二
蘇排已以其除官太濫爲衆所非欲矯其弊由是
艱於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漢興至亡不需一命
者凡門蔭及百司之仕悉罷之雖由邠之愚蔽
人亦咎二蘇之不公所致云

秋七月庚申加

樞密使郭威同平章事

隱帝乾祐二年三叛旣平帝浸驕縱與左右狎暱
飛龍使瑕丘後臣贊茶酒使太原郭允明以諂媚
得幸帝好與之爲度辭醜語太后屢戒之帝不以
爲意七月太常卿張昭上言宜親近儒臣講習經
訓不聽昭即昭遠避高祖諱改之

三年夏四月揚邠求解樞密使帝遣中使諭止之
宣徽北院使吳虔裕在旁曰樞密重地難以久居

當使後來者進爲之相公辭之是也帝聞之不悅
辛巳以虔裕爲鄭州防禦使 朝廷以契丹近入
寇橫行河北諸藩鎮各自守無扞禦之者議以郭
威鎮鄴都使督諸將以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
樞密使蘇達吉以爲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
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帝卒從弘
肇議弘肇以達吉異議達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
反以外制內則乎壬午制以威爲鄴都留守天
雄節度使樞密使以仍詔河北兵甲錢穀但見
郭威文書立符稟應品以日朝貴會飲於寶貞園之
第弘肇舉大觴屬威威屬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
今日爲弟飲之逢吉與楊邠亦舉解曰是國家之
事何是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槍大
劍安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自
是將相始有隙 壬辰以左監門衛將軍郭榮爲
貴州刺史天雄牙內都指揮使榮本姓柴父守禮
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爲子 五月
庚子郭威辭行言於帝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
下事陛下富於春秋有事宜稟其教而行之親近
忠直放遠讒邪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吉楊邠
史弘肇皆先帝舊臣盡忠徇國願陛下推心任之
必無敗失至於疆場之事臣願竭其愚恐駑庸不負

驅策帝歛容謝之 癸丑王章置酒會諸朝貴酒
酣爲酒勢令文弘肇不聞其事客省使閩晉卿坐
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之曰旁有姓閩人何憂
罰爵弘肇妻閩氏本酒家倡也意逢吉譏之大怒
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應弘肇欲歐之逢吉起去
弘肇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止之曰蘇公宰相公若
殺之置天子何地願孰思之弘肇即上馬去邠與
之聯鑣送至其第而還於是將相如水火矣帝使
宣徽使王峻置酒和解之不能得逢吉欲求出鎮
以避之旣而中止曰吾去朝廷止煩史公一處分
吾糞粉矣王章亦忽忽不樂欲求外官楊史固止

帝自即位以來樞密皆左右僕射同平章事楊
邠總機政樞密使兼侍中郭威主征伐歸德節度
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史弘肇與宿衛
三司使同平章事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退朝門
無私謁雖不却四方饋遺有餘輒獻之弘肇督察
京城道不拾遺是時承契丹蕩覆之餘公私困竭
章摺撫遺利吝於出納以實府庫屬三叛連衡宿
兵累年而供饋不之及事平賜予之外尚有餘積
以是國家粗安章聚歛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
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升謂之省耗舊
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

十七謂之省陌有犯鹽礬酒麴之禁者錙銖涓滴
罪皆死由是百姓愁怨章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
授之握筭不知縱橫何益於用俸祿皆以不堪資
軍者給之吏已高其估章更增之帝左右嬖倖浸
用事太后親戚亦干預朝政邠等屢裁抑之太后
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怒而斬之武德使李業
太后之弟也高祖使掌內帑帝即位尤蒙寵任會
宣徽使闕業意欲之帝及太后亦諷執政邠弘肇
以爲內使遷補有次不可以外戚超居乃上內客
省使閻審知次當爲宣徽使久而不補樞密承旨
聶文進飛龍使後匡贊翰林茶酒使郭允明皆有

寵於帝也邠遷官共怨執政文進并州人也平盧
節度使邠以邠妹寵青州歸久奉朝請未除官常戰手
於執政帝初除三年喪聽樂賜伶人錦袍玉帶伶
人詣弘肇謝弘肇怒曰士卒守邊苦戰猶未有以
賜之汝曹何功而得此皆奪以還官帝欲立所幸
耿夫又爲后邠以爲太速夫人卒常欲以后禮葬
之邠復以爲不可帝年益壯厭爲大臣所制邠弘
肇嘗議事於帝前帝曰審圖之勿令人有言邠曰
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帝積不能平左右因乘間
譖之於帝云邠等專恣然當爲亂帝信之當夜聞
作坊銀聲疑有急兵達旦不寐司空同平章事蘇

逢吉既與弘肇有隙知李業等怨弘肇屢以言激之帝遂與業文進臣贊允明謀誅弘肇等議既定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時在旁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懦怯誤人太后復以為言帝忿曰國家之事非閭閻所知拂衣而出十一月乙亥業等以其謀告閻晉卿晉卿恐言不成詣弘肇第欲告之弘肇以它故辭不見丙子曰弘肇等入朝有甲士數十自廣政殿出殺弘肇章於東廡下文進亟召宰相朝臣班於崇元殿宣云弘肇等謀反已伏誅與卿等同慶又召諸軍將校至萬歲殿立皇帝親諭之且曰弘肇

以穉子視朕朕今始得為汝子汝等免橫憂矣皆拜謝而退又召前節度使刺中入等升殿諭之分遣侍者帥騎收捕邠等親戚黨與備從盡殺之弘肇侍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尤厚邠等死帝遣使奉官孟業齎密詔誚澶州及鄴都令鎮守節度使李洪義殺殷又令鄴都行營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步軍都指揮使真定曹威殺郭威及監軍王旦微使王峻洪義太后之弟也又急詔徵天平軍使即度使高行周平盧節度使符彥卿永興節度使郭從義嘉寧節度使慕容彥超臣國節度使薛平鄆州防禦使具俊裕陳州刺史李穀入朝以蘇逢吉

權知樞密院事前平盧節度使劉銖權知歸封府
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洪建權判侍衛司事內侍
省使閩晉卿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洪建業之兄
也時中外人情憂駭蘇逢吉雖惡弘肇而不預李
業等謀聞變驚愕私謂人曰事大忽忽主上儻以
一言見問不至於此業等命劉銖誅郭威下峻之
家銖極其慘毒嬰孺無免者命李洪建誅下殷之
家洪建但使人守視仍飲食之下丑使者至澶州
李洪義畏懦慮王殷已知其事不敢發乃引下孟業
見殷殷囚業遣副使陳光穗以密詔示郭威威召
密吏魏仁浦示以詔書曰柰何仁浦曰公國之

大臣功名素著加之握彊兵據重鎮一旦爲群小
所構禍出非意此非辭說所能解時事如此不可
坐而待死威乃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下物下
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拔荆棘從
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念諸公
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
天子庶不相累郭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沖此必
左右羣小所爲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崇
威願從公入朝自誣盜瀆鼠輩以清朝廷不可爲
羣使所殺受千載惡名翰林天文趙脩已謂郭威
曰公徒死何益不若順衆心擁兵而南此天啓也

郭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郭崇威將吐咽兵
前驅戊寅自將大兵繼之慕容彥超方食日行詔
捨匕筋入朝帝悉以軍事委之己卯吳虔公入
朝帝聞郭威舉兵南向議發兵拒之前開封尹
侯益曰鄴都戍兵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輒出
不若閉城以挫其鋒使其母妻登城招之可不戰
而下也慕容彥超曰侯益衰老為懦夫計耳益出乃
遣益及閩晉鄉吳虔裕前保大節度使張彥超心將
禁軍趣澶州是日郭威已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
殷迎謁慟哭以所部兵從郭威威涉河帝遣內養龍鳥
脫覘郭威威獲之以表置龍鳥脫衣領中使歸白帝

曰臣昨得詔書延頸俟死郭崇威等不忍殺臣云
此皆陛下左右貪權無厭者譖臣耳逼臣南行詣
關請罪臣求死不獲力不能制臣數日當至闕廷
陛下若以臣為有罪安敢逃刑若實有譖臣者願
執付軍前以快衆心臣敢不撫諭諸軍退歸鄴都
庚辰郭威趣滑州辛巳義成節度使宋延渥迎降
延渥洛陽人其妻高祖女末寧公主也郭威取滑
州廬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
自南來今遇之交戰則非入朝之義不戰則為其
所屠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
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爭奮如報私

嘉靖庚子年十一月... 通鑑綱目卷之... 七十三
讎侯益輩何能爲乎王峻徇於衆曰我得公處分
俟克京城聽旬日剽掠衆皆踊躍 辛巳驚脫至
大梁前此帝議自往澶州聞郭威已至河上而止
帝甚有悔懼之色私謂竇貞固曰屬者亦太草草
李業等請傾府庫以賜諸軍蘇禹珪以爲未可業
并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爲天子勿惜府庫乃賜
禁軍人二十緡下車半之將士在北者給其家仍
使通家信以誘之壬午郭威軍至封丘人情恟懼
太后泣曰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也慕容彥超恃
其驕勇言於帝曰臣視北軍猶蟻蠊耳當爲陛下
生致其魁退見聶文進問北來兵數及將校姓名

頗懼曰是亦劇賊未易輕也帝復遣左神武統軍
袁義前威勝節度使劉重進等帥禁軍與侯益等
會屯赤岡義象先之子也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
癸未東北軍遇於劉子陂帝欲自出勞軍太后曰
郭威吾家勤舊非死亡切身何至此但按兵守城
飛詔諭之觀其志趣必有辭理則君臣之禮尚全
慎勿輕出帝不從時扈從軍甚盛太后遣使戒聶
文進曰大須在意對曰有臣在雖郭威百人可擒
也至暮兩軍不戰帝還宮慕容彥超大言曰陛下
來日宮中無事幸再出觀臣破賊臣不必與之戰
但叱散使歸營耳甲申帝欲再出太后力止之不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可旣陳郭威戒其衆曰吾來誅羣小非敢敵天子也慎勿先動久之慕容彥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郭崇威與前博州刺史李榮帥騎兵拒之彥超馬倒幾獲之彥超引兵退麾下死者百餘人於是諸軍奪氣稍稍降於北軍侯益吳虔裕張彥超袁義劉重進皆潛往見郭威威各遣還營又謂宋延渥曰天子方危公近親宜以牙兵往衛乘輿且附奏陛下願乘間早幸臣營延渥未至御營亂兵雲擾不敢進而還比暮南軍多歸於北慕容彥超與麾下十餘騎奔還兗州是夕帝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寨餘皆逃潰乙酉旦郭威望見天子

旌旗在高板上下馬免胄往從之至則帝已去矣帝策馬將還宮至玄化門劉銖在門土問帝左右兵馬何在因射左右帝回轡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帝下馬入民家爲亂兵所殺蘇逢吉閻晉卿郭允明皆自殺聶文進挺身走軍士追斬之李業奔陝州後丘贊犇兗州郭威聞帝遇弒號慟曰老夫之罪也威至玄化門劉銖雨射城外威自迎春門入歸私第遣前曹州防御史何福進將兵守明德門諸軍大掠通夕煙火四發軍士入前義成節度使白再榮之第執再榮盡掠其財旣而進曰某等昔嘗趨走麾下一旦無禮至此何面目復見公遂

列其首而去吏部侍郎張允家貲以萬計而性吝
雖妻亦不之委常自繫衆鑰於衣下行如環珮是
夕匿於佛殿藻井之上登者浸多板壞而墜軍士
掠其衣遂以凍卒初作坊使賈延徽有寵於帝與
魏仁浦爲鄰欲併仁浦所居以自廣屢譖仁浦於
帝幾至不測至是有擒延徽以授仁浦者仁浦謝
曰因亂而報怨吾所不爲也郭威聞之待仁浦益
厚右千牛衛大將軍棗疆趙鳳曰郭侍中舉兵欲
誅君側之惡以安國家耳而鼠輩敢爾乃賊也豈
侍中意邪執弓矢踞胡床坐於巷首掠者至輒射
殺之里中皆賴以全丙戌獲劉銖李洪建因之

謂其妻曰我死汝且爲人婢乎妻曰以公所爲雅
當然耳王散郭崇威言於郭威曰不止剽掠今夕
止有空城耳威乃命諸將分部禁止掠者不從則
斬之至曉乃定竇貞固蘇禹珪自七里寨逃歸郭
威使人訪求得之尋復其位貞固爲相值楊史弄
權李業等作亂但以凝重處其間自全而已郭威
命有司遷隱帝梓宮於西宮或請如魏高貴鄉公
故事葬以公禮威不許曰倉猝之際吾不能保衛
乘輿罪已大矣況敢貶君乎太師馮道帥百官謁
見郭威威見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
行不易丁亥郭威帥百官詣明德門起居太后且

奏稱軍國事按請早立嗣君太后詰稱郭允明弒
逆神器不可無主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
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贇開封尹勳高祖之子
其令百官議擇所宜贇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
如子郭威王峻入見太后於萬歲宮請以勳為嗣
太后曰勳久羸疾不能起威出諭諸將諸將請見
之太后令左右以卧榻舉之示諸將諸將乃信之
於是郭威與峻議立贇己丑郭威帥百官表請以
贇承大統太后詰所司擇日備灋駕迎贇即皇帝
位郭威奏遣太師馮道及樞密直學士王度祕書
監趙上交詣徐州奉迎郭威之討三叛也每見朝

廷詔書慶入分軍事皆合機宜問使者誰為此詔使
者以翰林學士范質對威曰宰相器也入城訪求
得之甚喜時大雪威解所服紫袍衣之令草太后
詰令迎新君儀注蒼黃之中討論撰定皆得其宜
初隱帝與供奉官押班陽曲張永德賜昭義節度
使常思生原物永德郭威之壻也會楊邠等誅密
誅思殺永德思素聞郭威多奇異囚永德以覲變
及威克六梁思乃釋永德而謝之庚寅郭威帥羣
臣上言比自皇帝到闕動涉浹旬請太后臨朝聽政
壬辰太后始臨朝以王峻為樞密使袁義為宣
徽南院使王郭為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郭宗威

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曹威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陳州刺史李穀權判三司 劉錡亦洪建反其黨皆梟首於市而赦其家郭威謂公卿曰劉錡屠吾家吾復屠其家怨讎反覆庸有極乎由是數家獲免王謂屢為洪建請免死郭威不許後三臣賀至兖州慕容彥超執而獻之李業至陝州兵元保義節度使洪信不敢匿於家業懷金將奔晉陽至絳州盜殺之而取其金 鎮將邢州奏契丹討數萬騎入寇攻內丘五日不克死傷甚眾 契丹百叛應契丹引契丹入城屠之又陷饒陽太后敕郭威將大軍擊之國事權委竇貞固蘇禹珪王

軍事委王殷 二月甲午朔郭威發大梁 丁酉以翰林學士 部侍郎范質為樞密副使 武寧節度使贇留右都押牙輩延美元從教練使楊溫守徐州與馮道等西來在道仗衛皆如王者左右呼萬歲郭威至滑州留數日贇遣使慰勞諸將受命之際相顧不拜私相謂曰我輩屠陷京師其罪大矣若劉氏復立我輩尚有種乎 曹威聞之即引兵趣澶州辛亥遣蘇禹珪如宋州迎嗣君 壬子郭威度河館于澶州癸丑旦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威命閉門將士踰垣登屋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為之將士已與劉氏為仇不可立也或裂

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
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為母內辰
至韋城下書撫諭大梁士民以昨離河上在道秋
毫不犯勿有憂疑戊午威至七里店實自固帥百
官出迎拜謁因勸進威營於臯門村武寧節度
使贊已至宋州王峻王殷聞澶州軍變遣侍衛馬
軍都指揮使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又遣前申
州刺史馬鐸將兵詣許州巡檢崇威忽至宋州陳
於府門外贊大驚闔門登樓詰之對曰澶州軍變
郭公震吐下未察故遣崇威來宿衛無它也贊召
崇威問其情對曰道出與崇威語崇威乃登樓

贊執崇威手而泣崇威以前威言安諭之少頃崇
威出時護聖指揮使張公超帥部兵為斌宿衛徐
州判官董裔說贊曰觀崇威相瞻舉措必有異謀
道路皆言郭威已為帝而陛下深入不止禍其至
哉請急召張令超諭以禍福使夜以兵劫崇威奪
其兵明日掠睢陽金帛募士卒北走晉陽彼新定
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贊猶豫未決是夕崇
威密誘令超令超帥眾歸之贊大懼郭威遣贊
云為諸軍所迫召馮道先歸留趙上交王度奉侍
道辭行贊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
故無疑耳今崇威奪吾衛兵事危矣公何以為計

道默然客將賈自數日道欲殺之賈曰汝輩勿草
草此無預馮公事宗威遷賈於外館殺其腹心
裔賈自等數人已未太后詔廢賈為湘陰公馬鐸
引兵入許州劉信惶惑自殺庚申太后詔以侍中
監國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壬戌夜監國營有
步軍將校醉揚言鄉者澶州騎兵扶立今步兵亦
欲扶立監國斬之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漢太后下詔授
監國符寶即皇帝位監國自臯門入宮即位於崇
元殿制曰朕周室之裔統叔之後國號宜曰周改
元大赦楊邠史弘肇王章等皆贈官官為勳
訪其子孫叙用之凡倉場庫務掌納官吏無得收
斗餘稱耗舊所進羨餘物悉罷之犯竊盜及姦者
竝依晉天福元年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無得誅
及親族籍沒家貲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
十戶漢高祖陵職自宮人時月薦享及守陵戶竝
如故初唐喪多盜不用律文更定峻瀆竊盜賊三
匹者死晉天福中加至五匹姦有夫婦人無問疆
和男女竝死漢瀆竊盜一錢以上皆死又罪非反
逆往往族誅籍沒故帝即位首革其弊初楊邠以
功臣國戚為方鎮者多不閑吏事乃以三司軍將
補都押牙孔目官內知客其人自恃敕補多專橫

節度使不能制至是悉罷之 戊辰以前復州方
禦使 上彥超權武寧節度使 漢李太后遷居五
宮已巳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 癸酉加王峻同
平章事 以衛尉卿劉暉主漢隱帝之喪 初

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崇聞隱帝遇害欲起兵
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為帝吾又何求
太原少尹李驥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
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
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為所害崇怒
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嗚呼曰
吾負經濟之才而為愚人謀事死固甘心 家有老

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且奏於朝廷示無
二心乃贊廢崇乃遣使請贊歸晉陽詔報以湘陰
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京師必令得所公勿為憂
公能同力相輔當加王爵永鎮河東鞏廷美楊溫
聞湘陰公贊失位奉贊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
河東援兵帝使贊以書諭之廷美溫欲降而懼
帝復遣贊書曰爰念斯人盡心於主足以賞其
義何由責以悔尤俟新節度使入城當各除刺史
公可更以委曲示之 丙子帝帥百官詣西宮為
漢隱帝舉哀成服皆如天子禮 慕容彥超遣
入貢帝慮其疑懼賜詔慰安之曰今兄事已至

言不欲繁望弟扶持同安億兆 戊寅殺湘陰
於宋州 是日劉崇即皇帝位於晉陽仍用乾
年號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
州之地以節度判官鄭珙為中書侍郎觀察判官
滎陽趙華為戶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次子承鈞
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原尹以節度副使李存
環為城州防禦使裨將武安張元徽為馬步軍都
指揮使陳光裕為宣徽使北漢主謂李存環張元
徽曰於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
而稱之顧我何是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邪由是
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相俸錢月止百緡節度
使止二十謂官餘薄有資給而已故中少廉
吏客省使河南李光美嘗為直省頗諳故事北漢
朝廷制度皆出於光美北漢主聞湘陰公死哭曰
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為李驤立祠歲時祭
之 己卯以太師馮道為中書令加實貞固侍中
蘇禹珪司空 初北漢主立契丹主使素撚遺劉
承鈞書北漢主使承鈞復書稱本朝淪亡紹襲帝
位欲循晉室故事求接北朝契丹主大喜北漢主
發兵屯陰地黃澤團栢丁亥以承鈞為招討使與
副招討使白從暉都監李存環將步騎萬人寇平
州從暉吐谷渾人也 郭崇威更名崇曹威更名

英 二月丁酉以皇子天旌牙內都指揮使木
爲鎮寧節度使選朝士爲之僚佐以侍御史王勣
爲節度判官右補闕崔頌爲觀察判官校書郎王
朴爲掌書記頌協之子朴東平人也 戊戌北漢
兵五道攻晉州節度使王晏閉城不出劉承鈞以
爲怯蟻附登城晏伏兵奮擊北漢兵死傷者千餘
人承鈞遣副兵馬使安元寶焚晉州西城元寶來
降承鈞乃移軍攻隰州 癸卯隰州刺史許遷遣
步軍都指揮使孫繼業迎擊北漢兵於長壽村執
其將程筠等殺之未幾北漢兵攻州城數日不克
死傷甚衆乃引兵去遷鄆州人也 丁未契丹主

遣其臣臬骨支與朱實偕來賀即位 丁巳遣尚
書右丞田敏使契丹北漢主遣通事舍人李聖使
于契丹乞兵爲援 詔加奉寧節度使慕容彥超
中書令遣翰林學士魚崇諒詣兗州諭指崇諒即
崇遠也彥超上表謝三月壬戌詔報之曰向以前
朝失德少主用讒君倅之間召卿赴朝卿即奔馳
應命信宿至京救國難而不顧身聞君召而不俟
駕以至天亡漢祚兵散梁郊降將敗軍相繼而至
卿即便回馬首徑返龜陰爲主爲時有終有始所
謂危亂見忠臣之節疾風知勁草之心若使爲臣者
皆能如茲則有國者誰不欲用所言朕潛龍河朔

之際平難浚郊之時緣不奉示諭之言亦不得定
人至行闕且事主之道何必如斯若或一二於
朝又安肯忠信於周室以此為懼不亦過乎卿但
悉心推心安民體國事朕之節如事故君不惟黎
庶獲安抑亦社稷是賴但堅表率未議替移由哀
之誠言盡於此 王彥超奏克徐州殺鞏廷美
北漢李丕呈契丹契丹主使拽刺梅里報之

夏四月契丹主遣使如北漢告以周使田敏來
約歲輸錢十萬緡北漢主使鄭攻以厚賂謝契丹
自稱姪皇帝致書於叔天授皇帝請行冊禮

五月己巳遣江金吾將軍姚漢英等使于契

契丹留之

辛未北漢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鄭

卒于契丹

六月辛亥以樞密使同平章事

峻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樞密副使兵部侍郎

質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

事穀仍判三司司徒兼侍中實自固司空兼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蘇禹珪並罷守本官癸丑范質參

知樞密院事丁巳以宣徽北院使翟光鄴兼樞密

副使初帝討河中已為人望所屬穀時為轉運

使帝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事節為對帝以

是賢之即位自用為相特國家新造四方多故

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為軍旅之謀多所裨益

明敏疆記謹守濼度李穀沈毅有器略在帝前
議辭氣忼慨善譬諭以開主意契丹遣燕王

軋等冊命北漢主爲天漢神武皇帝妃爲皇后北
漢主更名旻 秋七月北漢主遣翰林學士博

興衛融等詣契丹謝冊禮且請兵 八月壬戌

葬漢隱帝于潁陵 九月北漢主遣招討使

存環將兵自團柏入寇契丹欲引兵會之與言

議於九十九泉諸部皆不欲南寇契丹主疆之

亥行至新州之西火神淀燕王述軋及偉王之

太寧王溫僧作亂弒軋而立述軋契丹主德

光之子齊王述律逃入山諸部奉述律以攻述

軋溫僧殺之并其族黨述律爲帝改元應曆自

火神淀入幽州遣使告北漢北漢主遣樞密直

學士上黨王得中如契丹贊即位復以叔父事之

請兵以擊晉州契丹主年少好遊戲不親國事每

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後更

名明 冬十月辛卯敗朔州巡檢陳思讓敗北漢

兵於虎亭 契丹遣彰國節度使蕭禹厥將奚契

丹五萬會北漢兵入寇北漢主自將兵二萬自陰

地關寇晉州丁未軍于城北二回直寨晝夜攻之

遊兵至絳州時王晏已薨王彥超未至巡檢

王萬敢權知晉州與龍捷都指揮使史彥超虜

以

指揮使何徽共拒之史彥超雲州人也 十一

耳帝以北漢契丹之兵徠在晉州甲子以王峻為

行營都部署將兵救之詔諸軍皆受峻節度聽以

便宜從事得自選擇將佐以乙丑峻行帝自至城西

餞之 王峻留陝州旬日帝以北漢攻晉州急憂

其不守議自將由澤州攻冀峻會兵救之且遣使

諭峻十二月戊子朔下詔以三日西征使者至陝

峻因使者言於帝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劉崇兵

鋒不可力爭所以臣待其氣衰耳非臣怯

也陛下新即位不宜輕動車馬出汜水則慕容

超引兵入汜大事去矣帝聞之自以手提耳曰

幾敗吾事唐寅敕罷親征初泰寧節度使兼中書

令慕容彥超聞徐州平疑懼愈甚乃招納亡命畜

聚薪糧潛以書結北漢吏獲其書以聞又遣人詐

為商人求援於唐帝遣通事舍人鄭好謙就申慰

諭與之為誓彥超益不自安屢遣都押牙鄭麟詣

闕偽輸情款實覘機事又獻天平節度使高行周

書其言皆謗毀朝廷與彥超相結之意帝笑曰此

彥超之詐也以書示行周行周上表謝恩既而彥

超反跡益露丙申遣閭門使張凝將兵赴鄆州巡

檢以備之 庚子王峻至絳州乙巳引兵趣晉州

晉州南有蒙阮最為險要峻憂北漢兵據之是日

聞前鋒已度蒙阮喜曰吾事濟矣 慕容彥超天
請入朝帝知其詐即許之既而復稱境內多盜未
敢離鎮 北漢主攻晉州久不克曾大雪山民相聚
保山寨野無所掠軍乏食契丹思歸聞王峻至蒙
阮燒營夜遁峻入晉州諸將請亟追之峻猶豫未
決明日乃遣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仇弘超都排陳
使藥元福左廂排陳使陳思讓康延沼將騎兵追
之及於霍邑縱兵奮擊北漢兵墜崖谷死者甚衆霍
邑道隘延沼畏懦不急追由是北漢兵得度藥元
福曰劉宗悉發其衆挾胡騎而來志吞晉絳今氣
衰力憊狼狽而遁不乘此翦撲必爲後患諸將不

欲進王峻復遣使止之遂還契丹比至晉陽士馬
什喪三四蕭禹厥耻無功釘大酋長一人於市旬
日而斬之北漢主始息意於進取北漢士瘠民貧
內供軍國外奉契丹賦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
境者甚衆

二年正月慕容彥超發鄉兵入城引泗水注壕中
爲戰守之備又多以旗幟授諸鎮將令募煮盜剽
掠鄰境所在奉其反狀甲子敕沂密二州不復隸
秦寧軍以待衛步軍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曹英
爲都部署討彥超齊州防禦使史延超爲副部署
皇城使河內向訓爲都監陳州防禦使藥元福

行營馬步都虞候帝以元福宿將命英訓無得以
重禮見之二人皆父事之唐主發兵五千軍于下
群以援彥超聞周兵將至退屯沘陽徐州巡檢使
張令彬擊之大破唐兵殺溺死者千餘人獲其將
無許權初彥超以周室新造謂其易搖故北召北
漢及契丹南誘唐人使侵邊鄙冀朝廷奔命不暇
於後乘間而動及北漢契丹自晉州北走唐兵敗
於沘陽彥超之勢遂沮 壬申王峻自晉州還入
見曹昱吳等至兗州設長圍莫容彥超屢出戰藥元
福皆擊敗之彥超不敢出十餘日長圍合兵遂進攻
之初老超將反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自

伯禽以來不能霸諸侯然以禮義守之可以長世
公於國家非有私憾胡為自疑況在上開諭勤至
苟撤備歸誠別坐享泰山之安矣獨不見杜中令
安襄陽李河中竟何所成乎彥超怒以周度阿庇
司馬開弘等斬於市 夏四月帝以曹英等攻

兗州公未克乙卯上詔親征以李穀權東京留守
兼判開封府鄭仁誨權大內都點檢又以侍衛馬
軍都指揮使郭崇充在京都巡檢 五月庚申
帝發大梁戊辰至兗州己巳帝使人招諭莫容彥
超城上人語不遜庚午命諸軍進攻先是術者給
彥超云鎮星行至角亢角亢兗州之分其下方

彥超乃立祠而禱之令民家皆立黃幡彥超性貪
吝官軍攻城急猶瘞藏珍寶由是人無鬪志將卒
相繼^繼有出降者乙亥官軍克城彥超方禱鎮星得
紳衆力戰不勝乃焚鎮星祠與妻赴井死子繼勳
出走追獲殺之官軍大掠城中死者近萬人
丑以端明殿學士顏衍權知兗州事癸未降秦
軍爲防禦州

顯德元年春正月壬辰帝殂晉王榮即帝位 北
漢主問太祖曰安駕甚喜謀大舉入寇遣使請兵于
契丹二月契丹遣其武定節度使政事令楊光將
萬餘騎如晉陽北漢主自將兵三萬以應之節度

使曰從暉爲行軍都 節度使張元徽爲
前鋒都指揮使與契丹自團柏南趣潞州 北漢
兵屯梁侯驛昭義節度使李筠遣其將穆令均將
步騎二千逆戰筠自將大軍壁於太平驛張元徽
與令均戰陽不勝而北令均逐之伏發殺令均修
斬士卒千餘人筠遁歸上黨嬰城自守筠即李榮
也避上名改焉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
之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蹙氣沮必
不敢自來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
輕動宣命將禦之帝曰崇辛我大喪輕朕年少所
立有吞天下之心其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馮道固

爭之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敢
偷安道曰未審陛下能為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
力之彊破劉崇如山壓知耳道曰未審陛下能為
山否帝不悅惟王溥勸行帝從之 三月北漢

乘勝進逼潞州丁丑詔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引兵
自磁州固鎮出北漢軍後以鎮寧節度使郭崇勳
之又詔河中節度使王彥超引兵自晉州東出
北漢軍以保義節度使韓通副之又命馬軍都指
揮使寧江節度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清淮節
度使何徽義武節度使白重贊鄭州防禦使史彥
昂前耀州團練使符彥能將兵先趣澤州宣徽使

何訓監之重寶憲州人也 癸未帝命馮道秦祥
宮赴山陰以鄭人誨為東京留守乙酉帝發大梁
庚寅三懷州帝欲兼行速進控鶴都指揮使具定
趙鼎私謂通事舍人鄭好謙曰賊勢方盛宜具行重
以挫之好謙言於帝帝怒曰汝安得此言必為人
所使言其人則生不然必死好謙以實對帝命并
晁械於州獄壬辰帝過澤州宿於州東北北漢主
不知帝至過潞州不攻引兵而南是夕軍於高平
之南癸巳前鋒與北漢兵遇擊之北漢兵却帝慮
其遁去趣諸軍亟進北漢主以中軍陳於巴公原
張元徽軍其東楊衮軍其西衆頗嚴整時河陽節

度使劉詞將後軍不至衆心危懼而帝忘氣益益
命曰重贊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李重進將左軍居
西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
居中央殿前邵指揮使張永德將禁兵衛帝帝介
馬自臨陳督戰北漢主見周軍少悔召契丹謂諸
將曰吾自用漢軍可破也何必契丹今日不惟克
周亦可使契丹心服諸將皆以爲然楊衮策馬前
望周軍浪謂北漢主曰勅敵也未可輕進北漢主
奮怒曰時不可失請公勿言試觀我戰衮默然不
言時東北風方盛俄而忽轉南風北漢副樞宓從
進曰使司天監李崇古曰北漢主云時可戰矣北
漢主從之樞密直學士王得中扣馬諫曰義可斬
之風勢如此豈以我者耶北漢主曰吾計已決者
言生勿妄言且斬汝麾軍先進張元徽將千騎
擊周右軍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
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以時高歲降于北漢帝見軍
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叔載

太祖皇帝時爲宿衛將與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
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力戰可破也
公麾下多能左射者請引兵乘高西出爲左翼我
引兵爲右翼以擊之國安不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
之各將二千人進戰

太祖皇帝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內殿首夏津馬仁瑀謂眾曰使乘輿受敵安用我輩躍馬引弓大呼連斃數十人士氣益振殿前右番行首馬全又言於帝曰賊勢極矣將為我擒願陛下按轡勿動徐觀諸將破之即引數百騎進陷陳北漢主知帝自臨陳褒賞張元徽趣使乘勝進兵元徽前略陳馬倒為周兵所殺元徽北漢之驍將也北軍由是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北漢主自舉赤幟收兵不能止楊衮具之彊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欒何徽引數千騎南走控弦雷

乃剽掠輜重伏驚走失亡甚多帝遣近臣及親軍校追諭止之其肯奉詔使者或為軍士所殺揚言契丹大云上官儀言敗績餘眾已降虜矣劉詞遇虜能等於塗泥又能言止之詞不從引兵而北時北漢主尚有餘眾萬餘人阻澗而陳薄暮詞至復與諸軍擊之北漢兵入敗殺王延嗣追至高平僵尸滿山谷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是日帝宿於野次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樊愛能等聞周兵大捷與士卒稍稍復還有達曙不至者甲午休兵于高平選北漢降卒數千人為效順指揮命前武勝行軍司馬唐景思將之使戍淮上餘王

千餘人賜其裝縱遣之步殺為亂兵所迫潛入鼠山谷數日乃出丁酉帝至潞州北漢主自高平被褐戴笠乘契丹所贈蕃騮帥以百餘騎由雕窠嶺遁歸宵迷倩村民為導誤之亟日州行百餘里乃覺之殺導者晝夜北走所至得令良未舉筋或傳周兵至輒蒼黃而去北漢主衰老力備伏於馬上晝夜馳駭殆不能支僅得入晉陽帝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已亥書卧行宮帳中張昞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可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濫立雖有能器之士百苦四之眾安得而用之帝

枕於地大沛祥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悉以七十七餘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若無它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濩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榘車歸葬自是驍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庚子賞高平之功以李重進兼忠武節度使向訓兼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兼武信節度使史彥超為鎮國節度使張永德盛稱

太祖皇帝之智勇帝擢

太祖皇帝為殿前都虞候領嚴州刺史以馬仁瑒

為控鶴弓箭直指俾使馬全又為散首指揮使自
餘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士卒有自行間擄主軍
廂者釋趙晁之囚北漢主收散卒繕甲兵完城塹
以備周揚袞將其眾北屯代州北漢主遣王得中
送袞因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得中還報許發兵
救晉陽壬寅以符彥卿為河東行營都部署兼知
太原行府事以郭崇副之向訓為都監李孟進為
馬步都虞候史彥超為先鋒都指揮使將二騎二
萬發潞州仍詔王彥超韓通自陰地關入而彥卿
合軍而進又以劉詞為隨駕部署保大節度使白
重贊副之 夏四月北漢孟縣降符彥卿軍旨

陽城下王彥超攻汾州北漢防禦使董希範降
遣萊州防禦使康延沼攻遼州密州防禦使田瓊
攻沁州皆不可供備庫副使太原李謙溥單騎訟
遼州刺史張漢超漢超即降 乙卯葬聖神恭肅
文武孝皇帝于崑陵廟號太祖 初帝遣符彥卿
等北征但欲耀兵於晉陽城下未議攻取既入北
漢境其民爭以食物迎周師泣訴劉氏賦役之重
願供軍須助攻晉陽北漢州縣繼有降者帝聞之
始有兼并之志遣使往與諸將議之諸將皆言為
糧不足請且班師以俟再舉帝不聽既而諸軍數
十萬聚於太原城下軍士剽掠北漢民以失望

稍稍保山谷自固帝聞之詔禁止剽掠以安農
民止徵今歲租稅及募民入粟拜官有差仍發
潞晉絳慈濕及山東近便諸州民運糧以饋軍
未遣李穀詣太原計度芻糧 庚申太師中書令
瀛文懿王馮道卒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
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爲人情
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沈容嘗者
長樂老叙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
推之 歐陽脩論曰禮義廢則國亂四維四維

不張國乃滅亡禮義治人之大瀟廉恥立人之大
節況爲大臣而無廉恥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
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爲
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子
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皆武夫
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
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
莫能致之歟予嘗聞五代時有王凝者家齊之
間爲魏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
尚幼妻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府
正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
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哭曰我爲婦人不能
守節而七手爲人子執飛巾引斧自斷其髮目見者

爲之嗟泣開封尹謂問之曰
一筆於朝厚此孝氏而
答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自而忍取以偷生者
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臣光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
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
無貳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
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
道始右三山不可轉也臣愚以爲正女不從二大
忠臣不事二君爲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維之
巧不足賢矣爲臣不忠雖復材智之多治行之優
不足貞矣何則夫節已盡故也道之爲相歷五

逆旅之視過客孰爲仇敵暮爲君臣易面
辭曾無愧怍夫節如此鮮有小善庸足稱乎或以
爲自唐室之亡羣雄力爭帝王興廢遠者十餘年
近者三四年鮮有忠智將若之何當是之時失臣
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臣愚以爲忠臣憂
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彊諫力爭國敗亡則
竭節致死智士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或滅迹
山林或優遊下僚今道尊寵則冠二師權任則首
諸相國存則依違拱嘿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
免迎諂勸進君則興亡接應道則富貴自如茲乃
奸臣之充安得與之入爲一哉或謂道能令身遠

害於亂世斯亦賢已臣謂七十有殺身成仁無求
生害仁豈專以全身遠害為賢哉然則盜既病終
而子路醢果誰賢乎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時君亦
有責焉何則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家不忠之人
中君羞以為臣彼相前朝語其忠則反君書離語
其智則社稷為墟後來之君不誅不棄乃始用以
為相彼又安肯忠於我而能獲其用乎故曰非特
道之愆亦時君之責也 辛酉符彥卿奏并漢憲

州刺史太原韓光愿嵐州刺史郭言皆舉

至彥超韓通攻石州克之執刺史安彥遠送

州刺史李廷誥降唐宗帝發潞州趣晉陽

州監軍李勣殺制軍趙臯及契丹

舉城降以勣為忻州刺史 五月丙子帝幸

州城下旗幟環城四十里楊衮疑北漢代州防

使鄭處謙貳于周召與計事欲圖之處謙知之

不往衮使胡騎數十守其城門處謙殺之因閉門

拒衮衮奔歸契丹契丹主怒其無功囚之處謙與

城來降丁丑置靜塞軍於代州以鄭處謙為節度

使契丹數千騎屯忻代之間為北漢之援庚辰遣

符彥卿等率步騎萬餘擊之彥卿入忻州契丹退

保忻口丁亥置寧化軍於汾州以石沁一州隸之

代州將彥珪解文選殺勣以謙誣奏云晉州契丹

請益兵六已遣為張永德將兵三千
赴之契丹游騎時至忻州城下丙申彥卿與諸將
陳以待之史彥超將二十騎為鋒遇契丹與戰李
筠引兵繼之殺契丹一千人彥超恃勇輕進去大
軍浸遠無慮六敵為契丹所殺筠僅以身免周兵
死傷甚衆彥超退保忻州尋引兵還晉陽府州防
禦使之德為節度使時大發兵六東自陝西及
蒲州以德為晉陽不克會以兩士卒疲病及史彥超
還初王得中返自契丹值周兵圍晉陽
及李瑋和鄭處謙囚得中送于周軍立

之盟為市馬贖虜兵何時當至得中曰臣受命
之揚察其無所求或謂得中曰契丹許公發兵公
不以實告契丹兵即至公得無危乎得中太息曰
吾食劉氏祿有老母在圍中若以實告周人必發
兵據險而拒之如此家國兩亡吾獨生何益不若
殺身以全家國所得多矣甲辰帝以得中欺罔縊
殺之乙巳帝發晉陽臣國節度使藥元福言於帝
曰進軍易退軍難帝曰朕一以委卿元福乃勒兵
成列而殿比漢末出兵追躡元福擊走之然軍還
忽遽芻糧數十萬在城下石炭焚棄之軍中訛言
相驚或相剽掠軍法失亡不可勝計所得比漢州

縣周所置刺史等皆棄城不守代州桑維翰叛北漢又不敢歸周嬰城自守北漢遣兵攻拔之乙酉帝至潞州丙子至鄭州丙辰謁高陵庚午至大梁帝違衆議破北漢自是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於上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課以為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羣臣也不差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立法使掌刑獄陛下均垂拱明堂視且功過云

身負罰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身負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為政之本乎帝不從錫河中人也北漢王憂憤成疾悉以國事委其子侍衛都指揮使承鈞初帝與北漢主相拒於高平命前澤州刺史李彥崇將兵守江豬嶺遏北漢主歸路彥崇聞樊愛能等南遁引兵退北漢主果自其路遁去八月己酉貶彥崇率府副率冬十一月北漢主疾病命其子承鈞監國尋殂遣使告哀于契丹契丹遣驃騎上將軍知內侍省事劉承訓冊命承鈞為帝更名以對北漢孝和帝性孝謹既嗣位勤於為政愛民禮工器祖安母上表於契丹

主稱男契丹主賜之詔與之兒皇帝
三年夏四月北漢恭神武帝於交城北山廡號世
祖

世宗征淮志

後周世宗顯德二年春三月上謂宰相曰朕每思
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自唐晉以來吳
蜀幽并皆阻聲教不能混一宜命近臣者為君難
為臣不易論及開道送策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
王朴獻策以為中國之失兵蜀幽并皆由失道
元觀所以失之之然必以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
之也莫不以君時臣和兵驕民困燕營內熾武

夫外橫言之言者今欲取之言者言所為而已夫進退不省所以收其才也恩隱信所以結其心也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時使薄斂所以阜其民也言群言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言而用之功無不成夫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為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為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言與吾接境畿二千田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疆弱然後避實擊

虛避疆擊弱未須公舉日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
聞小有警必悉師必以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
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坐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
爲我有旣得江北則田以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
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旣
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庶幾
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
疆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爲
邊患宜且以爲後圖佐天下旣平然後伺間一舉
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田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效
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糧具邊矣上
然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者
惟朴紳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上意上
田是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唐主性和柔好文華而喜人順已由是諂諛之
臣多進用政事日亂旣克建州破湖南益驕有吞
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彦超之叛皆爲之出師道
爲聲援又遣使自海道通契丹及北漢約共圍中
國值中國多事未暇與之校先是每冬淮水淺涸
唐人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壽州監軍吳廷紹以
爲疆場無事坐費資糧柔巖之清淮節度使劉仁
贍上表因爭不能得十一乙未朔帝以李穀爲

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置 以知廬壽等行府事以忠武節度使王彥超副之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等十二將以伐唐令坤磁州武安人也

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埽橋東南流為污澤上謀擊唐先命武寧節度使武行德發民夫因故堤䟽導之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為難成上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 唐人聞周兵將至而懼劉仁瞻神氣自若部分守禦無異平日衆情稍安唐主以神武統軍劉彥貞為北回行營都部署將兵二萬趣壽州舉化節度使回平章事皇甫暉為應援使常州刺史練使姚鳳為副 懷都監將兵三萬屯定遠召諸將

度使宋齊丘 齊丘等國難以相林丞旨戶部尚書殷崇義為工部尚書知樞密院事李穀等為浮梁自正陽濟淮十二月甲戌穀奏王彥超敗唐兵二千餘人於壽州城下已卯又奏先鋒都指揮使白延遇敗唐兵千餘人於山口鎮 帝詔吳越王弘徽使出兵擊唐

二年春正月丁酉李穀奏敗唐兵千餘人於下 在戊戌發開封府曹滑鄭州之民十餘萬築大堤於城 庚子帝下詔親征淮南以宣徽南院使鎮安節度使向訓權東京留守端明殿學士三三補副之彰信節度使韓通權點檢 衛司及在京內外都

巡檢命侍衛都指揮使歸節度使李重進將兵

先赴正陽河陽節度使白重贊將親兵三千屯潁

上壬寅帝發大梁李穀攻壽州久不克唐劉彥貞

引兵救之至來遠鎮拒壽州二百里又以戰艦數

百艘趣正陽為攻浮梁之勢李穀畏之召將佐謀

曰我軍不能水戰若賊斷浮梁則腹背受敵皆不

歸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車駕上至圍鎮聞其謀

亟遣中使乘驛止之比至已焚芻糧退保正陽丁

未帝至陳州亟遣李重進引兵趣淮上辛亥李穀

奏賊艦中淮而進弩礮所不能及若浮梁不守則

衆心動搖須至退軍公賊艦日進淮水口漲若車

駕親臨萬一糧道阻絕其危一測願陛下且駐蹕

陳頴伏李重進至臣與之共處賊艦可禦浮梁可

完立曰兵未聞但若厲兵秣馬奮去又求足使賊中

疲弊取之未晚帝覽奏不悅劉彥貞素驕貴無才

略不習兵所歷藩鎮專為貪暴聚積財巨億以賂權

要由曰魏岑等爭譽之以為必沮民如龔黃用兵如

韓彭故周師至唐王自用之甘六裨將咸師即等皆

勇而無謀聞李穀退喜引兵至且抵正陽旌旗輜重

數百田主劉仁贍及池州刺史王全約固止之仁贍

曰公未空而敵人先遁是田公之威聲也安用

速戰苗崗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去不從既行仁贍

速戰苗崗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去不從既行仁贍

曰果過必敗乃益兵乘城爲備李重進度淮逆戰於正埠東大破之斬彥貞生擒咸師朗等斬首萬餘級虜虜二十里收軍資器械三十餘萬是時江淮父老民不習戰彥貞既敗唐人大恐張全約收餘衆奔壽州劉仁贍表全約爲馬步左廂都指揮使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滁州刺史王紹顏委城走王子帝至永寧鎮謂侍臣曰聞壽州圍解農民多歸村落今聞大軍至必須入城憐其聚爲餓殍宜先遣使存撫各令安業甲寅帝至正陽以李重進以李穀爲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以穀判壽州行營事丙辰帝至壽州城下營於淝水之陽命諸軍圍壽州徙正陽浮梁於下蔡鎮丁巳徵宋陳穎徐宿許蔡等州丁夫數十萬以攻城晝夜不息唐兵萬餘人維舟於淮營於塗山之下庚申帝命

太祖皇帝擊之

太祖皇帝遣百餘騎薄其營而偽遁伏六邀之大敗唐兵於渦口斬其都監何延錫等奪戰艦五十餘艘詔以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逵爲南面行營都統以攻唐之鄂州唐主聞湖南六將至命武昌即度使何敬洙徙民入城爲固守之計敬洙不從以除地爲戰場曰敵至則與兵民俱死於此

耳唐王善之 二月丙寅下蔡浮梁成土自往

視之 以辰廬壽光黃巡檢使元城司超奏敗唐兵
三千餘人以盛唐擒都監高弼等獲戰艦四十餘

艘上命

太祖皇帝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等陳於山下方
與前鋒戰

太祖皇帝引兵出山後暉等大驚走入滁州欲斷
橋自守

太祖皇帝躍馬麾兵涉水直犯城下暉曰人各為
其主願容成列而戰

太祖皇帝笑而許之暉整眾而出

太祖皇帝擁馬頸突陳而入大呼

暉它人非吾敵也手劍擊暉中腦

鳳遂克滁州後數日

宣祖皇帝為馬軍副都指揮使引兵夜半至滁州
城下傳呼開門

太祖皇帝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

明且乃得入上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

太祖皇帝遣親吏取藏中給儀曰公初克城時雖
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既籍為官物非有詔言不可

得也

太祖皇帝由是 儀詔大金吾衛將軍馬崇祚

滁州初永興節度使劉詞遺表薦其幕僚勳人普
普有才可可用會滁州平范質薦普為滁州軍
官

太祖皇帝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
先訊鞫然後決所活什七八

太祖皇帝益奇之

太祖皇帝威名日盛每臨陳必以繁纓飾馬鑿夜
鮮明或曰如此為敵所識

太祖皇帝曰吾固欲其識之耳唐主遣泗州牙將
王知朗齎書抵徐州稱唐皇帝奉書大周皇帝請
息兵修好願以兄事帝歲輸貨財以助軍費甲戌

小谷戊寅命前武勝節度使侯章等

決其墳塚之西北隅導壕水入于泚

使獻皇甫暉等暉傷其見王即而言

臣臣非不忠於所事但士卒勇怯不同耳臣鄉日
屢與契丹戰未嘗見兵精如此因盛稱

太祖皇帝之勇上釋之後數日卒帝詔知揚州無

備己卯命韓令坤等將兵襲之戒以毋得殘民其

李氏陵寢遣人與李氏人共守護之唐主兵屢敗

懼亡乃遣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鍾謨工部侍郎文

選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來請平獻御服茶藥

黃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緞錦二千匹犒軍牛五

百頭酒二千斛三千至壽州城下謨德明素辯口
上知其欲遊說盛陳甲兵而見之曰爾主自謂唐
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它國與朕止隔一水未嘗
遣一介修好惟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
且汝欲說我令罷兵邪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
所能移邪可歸語汝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
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
臣得無悔乎謨德明戰栗不敢言 吳越王弘俶
遣兵屯境上以俟周命 乙酉韓令坤奄至揚州
平曰先遣白延遇以數百騎馳入城城中不之覺
令坤繼至唐東都營屯使賈宗恭官府民舍棄城
南走副留守工部侍郎馮延魯鬚髮被擣匿於
佛寺軍士執之令坤慰撫其民使皆安堵車寅王
逢奏拔鄂州長山寨執其將陳澤等獻之辛卯
太祖皇帝奏唐天長制置使耿謙降獲芻糧三十
餘萬韓令坤攻唐泰州拔之刺史方訥奔金陵
唐主遣人以蠟丸求救於契丹壬辰靜安軍使何
繼筠獲而獻之以給事中高防權知泰州
月甲午朔上行視水寨至淝橋自取一石馬上持
之至寨以供礮從官過橋者人齎一石
太祖皇帝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
矢大如屋椽牙將館陶張瓊遽以身蔽之矢中瓊

髀死而復蘇鑱着骨不可出瓊飲酒一大卮令人
破骨出之流血數斗神色自若 唐主復以右僕
射孫晟爲司空遣與禮部尚書王崇晉奉表入見
稱自天祐以來海內分崩或跨據一方或遷革異
代臣紹襲先業奄有江表顧以瞻烏未定附鳳何
從今天命有歸聲教遠被願比兩浙湖南均奉正
朔謹守土疆乞收薄伐之威赦其後服之罪首於
下國俾作外臣則柔遠之德云誰不服又奉金千
兩銀十萬兩羅綺二千匹晟謂馮延巳曰此行當
在左相晟若辭之則負先帝既行知不免 夜歎
息謂崇質曰君家自以自爲謀吾患之孰矣終

不負永陵一培土亦無所知 充舒黃招平
使行光州刺史何超以安隨由蔡四州兵數萬攻
光州丙申超奏唐元州刺史張紹棄城走鄆監張
承翰以城降丁酉行舒州刺史郭令圖收舒州
唐蘄州將李福殺其知州王承雋舉州來降遣六
宅使齊藏珍攻黃州 秦鳳之平也上赦所俘蜀
兵以隸軍籍從征淮南復亡降于唐癸卯唐主表
獻百五十人上悉命斬之 丙午孫晟等至上所
庚戌上遣中使以孫晟詣壽春城下示劉仁贍且
招諭之仁贍見晟戎服拜於城上晟謂仁贍曰君
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上聞之甚怒晟曰臣爲

唐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邪上乃釋之唐王使李德明孫晟言於上請去帝號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仍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上以淮南之地已干爲周有諸將捷奏日至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德明見周兵日進奏稱唐主不知陛下兵力如此之盛願寬臣五日之誅得歸白唐主盡獻江北之地上乃許之晟因奏遣王崇質與德明俱歸上遣供奉官安弘道送德明等歸金陵賜唐主詔書其略曰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備堅事大之終不迫人于險又曰俟諸郡之乘夾即大軍之罷言盡於上上不煩云云曰未就請絕又

賜其將相

執議而來唐主復上表謝李德

盛稱上威德及甲兵之彊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唐主不悅宋齊立以割地爲無益德明輕訛言多過實國人亦不之信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勣古素惡德明及孫晟使王崇質異其言因譖德明於唐主曰德明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德明於市唐主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達將兵拒周以陳覺爲監軍使前武安節度使邊鎬爲應援都軍使中書舍人韓熙載上書曰信莫信於親三重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爲唐主不從遣鴻臚卿潘承祐詣泉建召募驍勇承祐薦前永安節度使許文稹靜

江指揮使陳德誠建州人鄭彥華林仁肇唐主以
又稹為西面行營應援使彥華仁肇皆為將仁肇
仁翰之弟也 夏四月甲子以侍衛親軍都指
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為廬壽等州招討使以
武德節度使武行德為濠州城下都部署 唐右
衛將軍陸孟俊自常州將兵萬餘人趣泰州周兵
遁去孟俊復取之遣陳德誠成泰州孟俊進攻揚
州屯于蜀岡韓令坤棄揚州走帝遣張永德將兵
救之令坤復入揚州帝又遣

太祖皇帝將兵屯六合

太祖皇帝 揚州兵有過六合者折其足今坤

始有固也

白至壽春以來命諸軍晝夜攻

城久不克會大雨營中水深數尺攻具及士卒失
亡頗多糧運不繼孟德明失期不至乃議旋師或
勸帝東幸濠州聲言壽州已破從之己巳帝自壽
春循淮而東乙亥至濠州韓令坤敗唐兵於城東
擒陸孟俊 唐齊王景達將兵二萬自瓜步濟江

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將欲擊之

太祖皇帝曰彼設柵自固懼我也今吾眾不滿二
千若往擊之則彼見吾眾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
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出兵趣六合

太祖皇帝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餘眾尚萬

餘走度江爭舟溺者甚衆於是唐之精卒盡矣
是戰也士卒有不死者

太祖皇帝陽為督戰以劔斫其皮至明日徧閱其
筮有劔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
死先是唐主聞揚州失守命四旁發兵取之已而
許令坤奏賊楚州兵萬餘人於灣頭堰獲漣州刺
史秦進崇張承德奏賊泗州兵萬餘人於曲溪堰
丙戌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為淮南節度使兼泚
江招討使渦口奏新作浮梁成丁亥帝自滑州如
渦口帝銳於進取欲自至揚州范質等以兵疲食
少泣諫曰
怒翰林學士竇儀欲殺之范

救之帝

其意即起

之質趨前伏地叩

頭諫曰儀罪不至死臣為宰相致陛下枉殺近

非比自在臣繼之以帝意解之釋之 五月

朔以渦口為鎮淮軍 戊戌帝留侍衛親軍都指

揮使 重進等圍壽州自渦口北歸乙卯至大梁

六月壬申赦淮南諸州繫囚除李氏非理賦役

事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以聞 侍衛步軍都指

揮使彰信節度使李繼勳營於壽州城南唐劉仁

石伺繼勳無備出立擊之殺士卒數百人焚其攻

一 唐駕部員外郎元因奏事論用兵方略唐

二以為能命將之為州 秋七月唐將朱

元取舒州刺史鄭公圖等。走李平取蘄州。唐主以元為舒州團練使。為蘄州刺史。元又取和州。初唐人以茶鹽疆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又與營田於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師至。爭煮牛酒迎勞。而新帥不之恤。專事俘掠。視民如土芥。民皆失望。唐取山澤立堡壁。自固操農器為兵積。紙為甲。時人謂白甲軍。周兵討之。屢為所敗。先所得唐諸州多復為唐。有唐之援兵營於紫金山。與壽州城中烽火相應。淮南節度使回紇奏請以廣德併力攻壽春。俟克城更圖進取。詔許之。訓討授揚州牙將。分部按行。賊中無梟。

犯揚州

早還或負輿

守

將亦乘城去。引兵趣壽春。唐諸將請據險。周師宋齊丘曰。若此則怨益深。不如激之以。敵則其勢解也。乃命諸將各自守。毋得擅出擊。周兵由。壽春之圍益急。齊王景達軍。淮州。為。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屯下蔡。唐將林仁肇等以水陸軍援壽春。永德與。戰。仁肇以船。賈新芻。因風縱火。下蔡浮梁。俄而風回。唐兵。敗。退。永德為鐵。千。人。梁十餘步。積絕進。

流繫以巨木由是唐兵不近 冬十月發西李

重進奏唐人寇唐 金馬都指揮使王彥昇等擊

之斬首三千餘級彥昇蜀人也 壬午張永德奏

敗唐兵於下蔡是時唐復以水軍攻永德永德夜

之善游者沒其船下縻以鐵鎖縱兵擊之船不得進

甲以 者甚眾永德解金帶以賞善游者 甲

大祖皇帝為定國節度使兼 馭前都指揮使 張永

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

之信時二將各擁重兵眾心愛恐重進一日置

永德 飲謂永德曰吾與公幸以肺腑

為 若此之深耶永德意乃解衆心

亦安若君主聞之以諭書遣重進請以厚利其等

謗毀及反聞之語重進奏之初由使有孫

依帝至大宋帝待之甚厚每朝會日班之於中書省

官之後時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最但言唐主

與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帝大怒

召晟責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以

唐虛實默然不對十一月乙巳帝命都承旨曹翰

送晟於右軍巡院更以帝意問之翰置之飲酒數

行從容問之晟 翰曰請曰有敕賜相公死

晟神色怡然索靴 斃之 南回拜曰臣謹以死

景神色怡然索靴斃之 斃之 南回拜曰臣謹以死

景神色怡然索靴斃之 斃之 南回拜曰臣謹以死

景神色怡然索靴斃之 斃之 南回拜曰臣謹以死

報國乃就刑并從其百人皆殺之衆鍾謨耀州

司馬既而帝憐其忠自悔殺之召謨拜衛尉少卿

十二月壬申以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分命

中使發陳蔡宋亳穎亳曹單等州丁夫數萬城

蔡是歲唐主詔淮南營田害民尤甚者罷之遣

兵部郎中陳處堯持重幣浮海如契丹乞兵契丹

不能為之出兵而留處堯不遣處堯剛直有口辯

父之忿對場面責契丹主契丹主亦不之罪也

四年春正月丙寅兵圍壽春連年未下城中

上景遂自濠州遣應援使永安節度使許文稱

討使朱勣引兵數萬游淮救之

於紫

於紫如連城小與城中烽火晨

相應又紫

壽春欲還以饋之綿豆數

其二寨丁未重遣以聞戊申詔以來月進淮上劉

仁瞻以邊錫守城自帥眾決戰齊王景達不許

仁瞻憤邑成疾其幼子宗諫夜泛舟度淮北為小

校所執仁瞻命書斬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

構器於中門以救之仁瞻不許廷構復使來救於

夫人夫人曰妾於宗諫非不愛也然當法不可私

名節不可虧若劉氏為不忠之門妾與公

何面目見將士乎遂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

何面目見將士乎遂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

何面目見將士乎遂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

泣議者以唐援兵尚縵多請罷兵帝疑之李穀寢疾在床二月丙午帝使沈質王溥就與之謀殺上疏以為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繼遣親征則將士爭奮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可下矣上悅甲戌以王朴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以三司使張洙為大內都巡檢以侍衛都虞候韓通為京城內外巡檢乙亥帝發大梁先是周與唐戰唐水軍銳敏周人無以敵之帝每以為恨返自壽春於大梁城西北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將人水戰數日

將水軍數千自閔河沿潁入淮

西帝至下蔡三月己丑夜帝

春城下庚寅日躬探甲冑軍於紫金山

太祖皇帝擊唐先鋒寨及山此一寨皆破之斬獲三千餘級斷其甬道由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至下蔡唐朱元恃功頗違元帥節度陳覺與元有隙屢表元反覆不可將兵唐主以武昌節度使楊守忠代之守忠至濠州覺以齊王景達之命召元詣濠州計事與奪其兵元聞之憤怒欲自殺問下蔡守忠說元曰大丈夫何往不富貴何必為妻妾死乎

卯夜元與先鋒塚寨

使朱仁裕等舉寒蕩餘禪將時厚卿不從元
帝之帝慮其餘衆必以清遠命虎捷左廂都指
揮使趙晁將水軍數千沿淮而下子辰皇帝軍于
趙步諸將擊唐紫金山寨大破之殺獲萬餘人擒
許文稹邊鎬楊守忠餘衆果沿淮東走帝自趙步
將騎數百循北岸追之諸將以步騎循南岸追之
水軍自中流而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
獲船艦糧仗以十萬數時帝馳至荆山洪距趙
步二百餘里是夜宿鎮淮軍癸酉從官始至趙
贍聞援兵敗莫息甲午發近縣丁夫數千城
宜准軍

淮水徙下蔡浮梁於其舊處

應援之路會淮水漲唐濠州都監彭城郭
水軍泝淮欲掩不備焚浮梁右龍武統軍趙
與觀知之伏兵邀擊破之唐齊王景達及陳
皆自濠州奔歸金陵惟靜江指揮使陳德誠全軍
而還成以淮南節度使向訓為武寧節度使淮
南道行營都監將兵戍鎮淮軍己亥上自鎮淮軍
及如下蔡吏丁賜劉仁贍詔使自擇禍福唐主議
自督諸將拒周中書舍人喬匡舜上疏切諫唐主
以為沮衆流撫州唐主問神衛統軍朱匡業劉存
忠以守禦方略匡業誦羅隱詩曰時來天地皆同
力運去英雄不自由上忠以匡業言為然唐主怒

聚臣業撫州副使流存忠於饒州既而竟不敢自
出甲辰帝耀兵于壽春城武唐清淮節度使兼侍
中劉仁贍病甚不知人丙子監軍僕周廷構營田
副使孫羽等作仁贍表遣使奉之來降丁未帝賜
仁贍詔遣閤門使萬年張保續入城宣諭仁贍子
崇謹復出謝罪戊申帝大陳甲兵受降於壽春城
北廷構等見仁贍出城仁贍卧不能起帝慰勞賜
資復令入城食疾庚戌徙壽州治下蔡赦州境死
罪以下州民安唐文書聚山林者並召令復業勿
問罪有嘗為其殺傷者毋得讎訟鄉日政令有不
便於民令本州條奏辛亥劉仁贍為天平節度

使兼中 令制辭略曰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
名臣幾人堪比朕之伐叛得爾為多是日卒追賜
爵彭城郡王啓主聞之亦贈太師帝復以清淮軍
為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以右羽林統軍楊信為
忠正節度使同平章事 詔開壽州倉賑飢民丙
辰帝北還夏四月己巳至大梁 甲申分江南降
卒為六軍二十指揮號懷德軍 五月丁酉以
太祖皇帝領義成節度使 唐郭廷謂將水軍斷
渦口浮梁又襲敗武寧節度使武行德于定遠行
德僅以身免唐主以廷謂為滁州團練使充上淮
水陸應援使 秋七月丁亥上治定遠軍及壽春

城南之敗以武寧節度使兼中書令武行德爲左
衛上將軍河陽節度使李繼勳爲右衛大將軍
冬十月壬申帝發大梁十一月丙戌至鎮淮軍是
夜五鼓濟淮丁亥至濠州城西濠州東北十八里
有灘唐人欄其上環水自固謂周兵必不能涉戊
子帝自攻之命內殿直康保裔帥甲士數百乘橐
駝涉水

太祖皇帝帥騎兵繼之遂拔之李重進破濠州南
關城癸巳帝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日久屯
戰船數百於城北植巨木於淮水以限周兵帝命
水軍攻其寨焚戰船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

又攻拔其平馬城城中震恐丙申夜唐濠州團練
使郭廷謂上表言臣家在江南今若遽降恐爲唐
所種埃請先遣使詣金陵稟命然後出降帝許之
辛丑帝聞唐有戰船數百艘在渙水東欲救濠州
自將兵夜發水陸擊之癸卯大破唐兵於洞口斬
首五千餘級降卒二千餘人因鼓行而東所至皆
下乙巳至泗州城下

太祖皇帝先攻其南因焚城門破水寨及月城帝
居于月城樓督將士攻城 十二月乙卯唐泗州
守將范再遇舉城降以再遇爲宿州團練使上自
至泗州城下禁軍中芻蕘者毋得犯民田民皆感

悅爭獻芻粟既克泗州無一卒敢擅入城者帝聞
唐戰船數百艘泊洞口遣騎訶之唐兵退保清口
戊午旦上自將親軍自淮北進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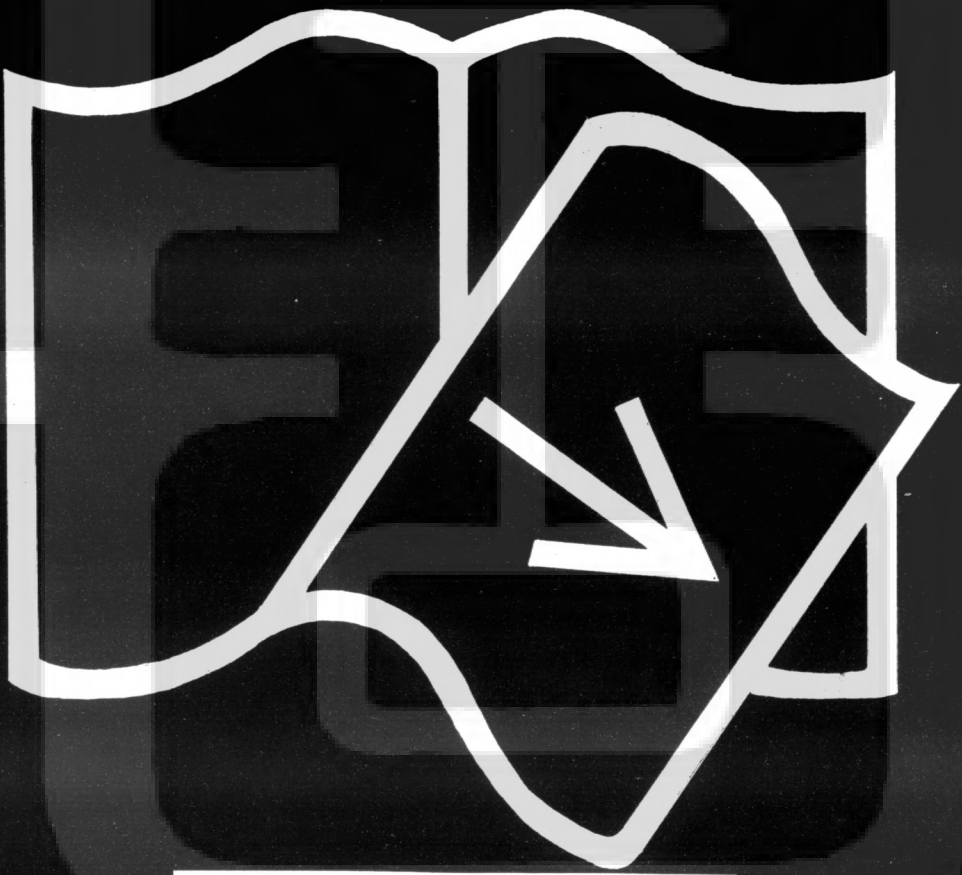
太祖皇帝將步騎自淮南進諸將以水軍自中流
進共追唐兵時淮濱久無行人葭葦如織多泥淖
溝斬士卒乘勝氣芟沫爭進皆忘其勞庚申追及
唐兵自戰且行金鼓聲聞數十里辛酉至楚州西
北大破之唐兵有泚淮東下者帝自追之

太祖皇帝爲前鋒行六十里擒其保義節度使濠
泗楚海都應接使陳承昭以歸所獲戰船燒沈之
餘得三餘艘士卒紹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

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 郭廷謂使者自金陵

還知唐不能救命錄事參軍鄱陽李延鄒草降表
延鄒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鄒擲筆曰大丈夫
終不負國爲叛臣作降表廷謂斬之舉濠州降
得兵萬人糧數萬斛唐主賞李延鄒之子以官至
成帝濟淮至楚州營于城西北乙丑唐雄武軍使
知漣水縣事崔萬迪降丙寅以郭廷謂爲亳州防
禦使戊辰帝攻楚州克其月城庚午郭廷謂見於
行宮帝曰朕南征以來江南諸將敗亡相繼獨卿
能斷渦口浮梁破定遠寨所以報國足矣濠州小
城使李璟自守能守之乎使將濠州兵攻天長帝

遣鐵騎左廂都指揮使武守琦將騎數百趣揚州
至高郵唐人悉焚揚州官府民居驅其人南度江
後數日周兵至城中餘癘病十餘人而已癸酉守
琦以聞帝聞泰州無備遣兵襲之丁丑拔泰州
五年春正月丁亥右龍武將軍王漢璋奏克海州
己丑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權揚州軍
府事 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度
欲鑿楚州西北鸞水以通其道遣使行視還言地
形不便計功甚多上自往視之授以規畫發楚州
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
于江唐人大驚以為神 壬辰拔靜海軍



P119以后缺

